蜀山劍俠傳/1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七回　巨掌雀環 神光寒敵膽　皓戈禹令 慧眼識仙藏

下一回▶

且說楊瑾與姬繁鬥了一陣，未分勝負。楊瑾見姬繁這道劍光也是深藍之色，晶芒耀彩，變化萬端，和一條藍龍相似，滿空夭矯騰挪，倏忽驚雷。自己飛劍竟祇敵個平手，佔不得絲毫便宜，暗忖：「平生屢經大敵，似這樣的藍色劍光，尚是少見，難怪這廝狂妄，果然話不虛傳。反正釁端已啓，且不須忙着傷他，看他還有何伎倆。」便全神貫注空中飛劍，不再另有施爲。姬繁雖知二女不凡，沒想到楊瑾的飛劍是佛門達摩嫡派，料定不是芬陀、優曇神尼的門下，也必有牽連。自己平日與人對敵，非佔上風不可。此女飛劍已有如此玄妙，道行法力不問可知。雖然可以制勝，事後她必不肯甘休。別人尚可，這兩個老尼都不大好惹。適纔真不該小覷了她，樹此勁敵。事已至此，說不上不算來。又想起敵人神情傲慢，語語譏刺，久不能勝，又將怒火勾起。心想：「你這丫頭不過劍術得了點真傳，就敢如此無禮。任你身後有多大倚靠，今日先給你喫點苦頭，要是不跪下求饒，休想活命。」一邊打着如意算盤，暗中運用玄功，朝空一指，喝聲：「疾！」那道藍光倏地劃然長嘯，化分爲二：一道緊裹着楊瑾的劍光；一道如長虹飛墜，直朝二人當頭飛去。

淩雲鳳站在旁邊，凝望空中，躍躍欲試。一見藍光飛到，忙回手一拍劍匣，玄都劍化成一道寒光，冷氣森森，刺天而上。還未接着那第二道藍光，楊瑾存心賣弄，早把手一指，空中劍光似天紳驟展，匹練橫空，暴長開來，將敵人兩道藍光一齊捲住，兩下里又復糾

纏在一起。同時雲鳳的劍光也已飛到，正要一齊夾攻。楊瑾知雲鳳飛劍雖係至寶，但因入門未久，功候稍差。姬繁藍光聚煉四海寒鐵之精而成，非同小可，雖然不致有損傷，決討不了好，還落個兩打一，便喊雲鳳道：「區區妄人，有我收拾他已足。我不過因他口出狂言，想看他到底有何真才實學，沒下手罷了，難道還值我們都動手麼？快將你的飛劍收了回去。」雲鳳聽話，將劍收回。

姬繁見分出劍光仍未取勝，反受敵人藐視，氣得咬牙切齒，大罵：「我因你這賤婢雖然狂傲無知，卻不似左道一流，原欲稍微儆戒，未下毒手。竟敢如此執迷不悟，本真人也難容你。」楊瑾知他必要發動空中埋伏，來了個先下手爲強。不等他把話說完，出其不意，揚手一道銀光，般若刀電掣飛出，裹住一道藍光，祇一碰，藍光便似錘擊紅鐵一般，亮晶晶的火星四外飛濺。姬繁一見不妙，又驚又怒，不顧行法，忙從法寶囊內取出一個鐵球，一團烈焰向空飛起。楊瑾識得此寶，一指般若刀將它敵住，姬繁劍光纔得保住，沒有受損。楊瑾正要取出法華金輪去破空中飛劍、法寶，姬繁也跟着將埋伏發動。楊瑾身前剛飛起萬道金霞，忽聽空中一片爆音，似有成千上萬的鞭炮齊鳴。眼前一亮，四方八面的藍火星如狂風催着暴雨飛雪，漫天疾下，其大如掌，奇光幻彩，翠火流輝。頓時山嶺匿迹，積雪潛形，大地茫茫，到處都在洪濤籠罩之中，聲勢委實驚人。

楊瑾先見姬繁初佈埋伏時，藍火星飛，如雲即沒，祇當是道家常用火網火羅，因姬繁藍面藍髯，特地將它幻成藍色，以炫奇異，所以連飛劍光也是藍的。即便算得道多年，比起別人強些，憑自己身有佛門四寶，也不患衝不出去。萬沒料到姬繁所下埋伏，名爲天藍神砂，並非法術。那口飛劍，是採海底萬千年寒鐵精英鑄就，已非凡寶。天藍神砂則就深海廣洋之中，先從海水中採集五金之精，然後再行提煉。往往千尋碧海，尋求終日，所得不過片許，難尋如此。初煉此寶，原爲地仙雖一樣可以長生不死，但經三百六十年，必有一次大劫，煉來抵禦天魔地青之用。單是這先後採集熔冶祭煉的時期，就達一百零三年之久。至於煉時所受辛勤苦厄，更不必說了。恰好煉成七十年，便遇天魔之劫，竟仗此寶，從容度過。本來輕易不大使用，這次因知毛公遺寶，寶物還在其次，惟獨那部內景元宗，不特是異類學道的南針，尤其是地仙學到天仙的捷徑。以前常聽同道中談起，這一類前古仙人遺著，共有四種，任何一種得了，也可得成正果，霞舉飛昇，注籍長生，與天同壽。私心向往，已非朝夕。苦於這類道書仙籙，多半深藏仙府，不是其人，難得一見。祇有具有深厚仙福仙緣的人，到時自然遇合，絕難力求幸致。這一得知此書底蘊，如何能捨棄罷手。貪心一起，以爲猿精是一個異類，何堪得此，取之無妨，立即飛回祁連山天狗崖。因猿精精通玄功變化，也非弱者，上次相遇，未曾多帶法寶，以致被他隱形遁去。此番關係仙業，誓欲必得，竟將兩件極不輕用的至寶一齊攜帶身旁，到處尋訪

猿精下落。日前始探尋到了武夷山摩霄峰上，破法入洞一看，祇有兩個小猿守洞，猿精業已他出，候了些日未歸。兩小猿精因見祖師的洞府被惡道破法強佔，仗着新從猿精學會一點小術，不知利害輕重，乘其入定之際，一個盜他法寶囊，一個行刺，喫姬繁用飛劍一齊殺死。最後用天眼透視之法，靜坐了兩天一夜，纔看出猿精正在雪山與人相鬥。偏又一時心急，不看下文，立即起身，趕了前來。老遠望見銀光照處，似有兩人，一個極似猿精，以爲他聞聲先覺，覓地隱遁。又見兩個女子閒立當地，先還疑是同黨，爲防猿精遠遁，人一到，先就急匆匆將天藍神砂埋伏天空。此寶共祇三百六十粒，卻能化生萬億，神妙無窮，想要破它，自是萬難。

楊瑾終是行家，一見藍光火星如此厲害，知道散仙所煉法寶，大都經過多年苦心精煉，不比妖光邪火，可用金剛、天龍坐禪之法防身。一被打中，必受重傷無疑。雲鳳道法尚淺，尤爲可慮。所幸金輪寶光雖然飛出，此寶尚未離手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一面招呼雲鳳仔細；一面忙運玄功，一指金輪，萬道金霞立即暴漲，電旋飆飛，將滿天空的無量數藍火星光一齊阻住。金光疾轉中，耳聽錚錚鏘鏘之聲密如萬粒明珠，迸落玉盤之上，其音清脆，連響不已。那被金輪絞斷的藍火星光，恰似萬花爆射，藍雨飛空。乍看似乎金輪得勝，可是藍火星光密如恆河沙數，而且隨消隨長，無量無盡；加上其力絕大，重壓如山。初發時，楊瑾御着金輪，意欲衝出重圍，還可勉力上昇。及至騰高了百丈，四外的藍火星雖仍被金輪寶光擋住，不得近身，但是力量越來越大。二女在法寶護身之中，一任運用玄功，左衝右突，祇能在十丈以內勉力昇動，不能再過。身一凌空，下面也似萬花齊放，往上射來。於是上下四方，盡是藍火星光，交織空中，齊向法華金輪涌射。時候一久，幾乎停滯空中，不能轉動。休說上衝爲難，便想穿通地底而逃，也不能夠。此時雙方早將飛劍、法寶收回。楊瑾爲防萬一，將隨身所有法寶，連同雲鳳的一口玄都劍，一齊放出。諸般異寶，齊放光華，成了一座光幢，擁着二女，矗立藍光如海之中。芒彩千尋，禪光萬道，霞飛電舞，上燭雲衢，下臨遍地，頓成亙古以來未有之奇觀。比起先時運用坎、離妙用，和猿精鬥法的那一種奇光異彩，強勝何止數千百倍。二女總算保得全身，不致受傷，要想遁走，卻是絕望。且不說二女愁煩。

這邊姬繁因受二女譏嘲，怒火燒心，不分青紅皁白，驟施辣手。先時不過想逼二女服低認罪，原無必死之心。及至埋伏發動之際，忽見二女身旁放出百丈金霞，其疾如電，旋舞而來，認得此寶是法華金輪，乃芬陀大師佛門中降魔至寶。聞淩雪鴻在開元寺兵解以後，芬陀大師曾說祇等愛徒再生，此外決不再收徒弟，怎會落到此女手中？難道她就是淩雪鴻轉生不成？否則一個青年女子，哪會有如此法力？若真是她，師徒兩人俱都號稱難惹。老尼更是法力高強，不可思議，雖是佛門弟子，卻是金剛之性，從不服低示弱。

今日之事，成了僵局。猿精不曾尋到，無端樹下強敵。自己縱橫多年，人稱無敵，惟恐弱了聲威，對於方今各派中幾個介於仙佛之間的能手，從不輕易結仇。今日偏沒先問明此女來歷，便即魯莽動手，此釁一開，諸多後患，好生可慮。方在生悔，埋伏業早發動，忙將法寶收回。細查敵人，竟毫不示怯。晃眼工夫，衝昇起百十丈，身旁現出許多法寶奇光，天藍神砂竟奈何她不得。驚駭之餘，又想起楊瑾譏刺刻毒，不由勾起前恨，暗忖：「此女既不服低，我這天藍神砂曾經百年苦煉之功，天魔尚且能禦，怕這老尼何來？」事已至此，成了騎虎之勢，想不出個善處之法。祇得把心一橫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發揮天藍神砂妙用，暫時佔了上風，再作計較。

他這裏祇管運用玄功，增加神砂威力。楊瑾這一面，卻漸覺有些禁受不住。起初光幢還可在近處稍微移動。一會兒工夫，上下四方的藍光火星越來越密，越壓越緊，力量大到不可思議。雖然挨近光幢，便被寶光絞碎，無奈旋滅旋生，一層跟一層，似洪濤駭浪一般，六面捲來。一任楊瑾發揮諸寶妙用，奮力抵禦，兀是不曾減退，有增無已。到了後來，情勢愈發危急。二女由光中外覷，上下四方的火星，已密集得分辨不出是散是整，恰似六面光山火海，壓到身前。眼看藍光凝聚在一起，漸擠漸近，光幢外的空隙祇剩三尺光景。祇要再被逼近身來，六面一壓，法寶雖有幾件不致毀損，這許多法寶、飛劍結合而成的光幢，難免不被壓散。一有漏洞，藍光火星立時乘虛而入，性命難保。危機頃刻，脫身無計，好生焦急。幸而佛門四寶畢竟不凡，天藍神砂雖然那等威力，但是壓迫得越近，諸寶的光華也愈強烈。法華金輪尤爲奇異，起初霞光祇能護住五面，還略空出一面，要別的寶物補助。藍火星在光輪電轉中漸漸逼近，尚不甚顯。及至壓到相隔三尺以內，二尺以外，輪上光梢忽然折轉下來，將空的一面也一齊包住。勢愈迅急，也看不見在轉動，祇是一團極強烈的五色金光異彩，現在光幢之外。藍火星似光潮一般，擁近前去，便即消散。恰似雪墜洪爐，捱上就完；又似急流中的砥柱，任是水花四濺，激浪排空，終不能動它分毫。二女在情急中見狀，纔稍微放了點心，祇是無法脫身罷了。

起初姬繁心中還在妄想：「敵人所用俱是至寶奇珍，反正與芬陀老尼結下仇怨，少時如將二女殺死，就便奪了她所有寶物。再仗神砂之力，等她尋來一斗，能勝更好，否則自己還有一件護身脫險之寶，我便棄卻祁連山舊居，逃往海外潛藏。捱到老尼滅度，恩怨自了，那時再行出世，也還無妨。」想到這裏，連把神砂催動，上前夾攻，眼看神砂奏功。敵人護身寶光本如一座五色光塔一般，遠射出數十丈以外，嗣受神砂壓迫，逐漸收縮。可是射出來的金霞奇光，並未絲毫減退，反因縮小，更加強烈，飛芒電轉，耀如虹凝。好似天藍神砂之力業已止此，不能再進。一任藍光火星似海水一般推波生瀾，六面交加，層層逼近，毫無用處。稍一接觸，便被絞碎，星灰四散。遠望似滿天藍雪，裹住

一幢五色烈火，誰也奈何不得誰。敵人法寶，竟有如此神妙，大出意料之外。又因敵人神態始終鎮靜自如，直未把自己放在眼中，想必還有制勝之道。這寶光縮短，反倒強烈，也許是成心做作，別有詭謀。本想將神砂變化，以虛實相生之法，聲東擊西，加強力量，專攻一面，將光幢衝破，既恐敵人看破虛實，乘隙逃走，又恐上當。

相持了個把時辰左右，見那光幢仍在藍光中心矗立無恙，雖看不見光中敵人形象，並無別的舉動，二次斷定敵人僅仗法寶之力護身，並無別的伎倆。仔細盤算了一回，決計試她一下。預擬敵人看破虛實，必打從上面衝空遁走；所用法寶，也是法華金輪最爲厲害。意欲把神砂之力，九分都聚集在下面，當空和四外祇用少許，虛張聲勢，驟出不意，似地雷爆發，往上攻去，祇要將光幢衝破，不患不大獲全勝。這法子狠毒非常，二女事前不曾看出，本來危險萬分。合該姬繁晦氣臨頭，二女不該遭難，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間，來了救星。姬繁剛在運用神砂，忽然藍光海中突地一亮，疾如電閃，從空中飛落下畝許大一片金光，光中隱現一隻同樣大的怪手，飛入藍海之中一抓，便似水裏撈魚一般，先將光幢抓住，帶着轟轟之聲，往遠處飛去。

姬繁見狀大驚，百忙中竟未熟計利害，一指神砂，藍火星光如駭浪疾飛，奔濤怒捲，漫天追去。姬繁也隨在後面，騰空而起。追出十來里，金光大手與敵人光幢忽然同隱。遙望二女，已落在前面雪山頂上，指點來路，似在說笑。姬繁大怒，愈發催動神砂，加速追去。眼見前面藍光火星相隔二女立處不過里許，轉瞬就要捲到。二女神態自如，仍若沒做理會，既沒有逃，也未取出法寶準備抵禦。正睜着一雙慧目向前注視，猛覺出神砂雖急速湧進，連自己相隔二女立處都祇剩下二三里路，可是前面的藍光火星仍未捲到敵人身前，好生駭異。細一查看，長約二里的藍光火星，不知怎地聲息無聞，會少去了過半。彷彿敵人身前那一片天空是個無底深穴，後面星光祇管如潮水一般涌去，到了那裏，便似石沉大海，無形消滅。方知上了大當，情勢不妙，欲將神砂止住，不使再進。以爲這經過百年苦煉之寶，變化隨意，分合由心，祇要有少許未盡，不曾全破，終可收回。誰知他這裏剛往回一收，適見金光大手突又出現，祇朝這面招了一下，那神砂再也不聽自己運用。同時金光大手之下，現出赤紅一圈光環，大約千頃。藍光火星仍似飛瀑沉淵，迅流歸壑，爭向硃紅光環之中涌入不絕，竟禁它不住。心中大驚，懊喪欲死。明知遇見強敵，情勢危殆，再不見機速退，必無幸理。心終不捨至寶喪失，癡心還想挽回，拼命運用真氣，想將法寶收了，再行遁走。無奈事已無及，那天藍神砂直似敵人所煉之寶，任是如何運用施爲，依舊一味前涌，停都不停。光環後金光中，一隻怪手也在那裏招個不住，祇不見行法人的影子。二女仍在山頭閒立，笑語如聞。便將飛劍放出，欲從高空飛過去，斬斷那隻大手。藍光纔一飛出手去，那光環似有絕大吸力，竟不容它飛越，略

一騰挪，便如長蛇歸洞，落入藍光火星之內，隨着神砂，便要往敵人光環之中投進。姬繁見神砂將被敵人收完，這口飛劍又要失落，幸是發覺尚快，那劍又經修煉多年，與身相合，先運用真氣一收，行進便緩，祇是仍不肯回頭。因是學道以來，數百年間，煉魔防身之寶，存亡相共，萬不可再令失去。見收它不回，一時情急無計，不暇再顧別的，徑駕遁光衝入星濤之中，追上那劍，方與身合一。頓覺光環吸力，大到不可數計，幾難自拔，勉強運用玄功，奮力衝出險地。再看那天藍神砂時，因自己忙着收劍，心神一分，未得兼顧，敵人收它甚快，就這瞬息之間，業已全數收去。眼望前面天空中，一團硃紅光環帶着數十丈長一條未吞盡的神砂尾子，恰似彩虹飛馭，長彗驚芒，藍光閃閃，星雨流天，直往東南方飛去，其疾如電，一瀉千里。晃眼工夫，僅剩些微星殘影，滅於遙天密雲之中，一瞥即逝，更無形迹。二女已同時隱去，不知何往。

姬繁驚魂乍定，料知敵人得手而去。忿怒交加，痛惜不已，心終不捨。方欲隨後追往，相機奪回，猛又覺身子一緊，似被甚麼東西網住，往前硬扯。擡頭一看，仍是那隻怪手，在金光圍擁之中，正朝自己作勢抓來，相隔不過半里。知道厲害，立時嚇了個亡魂皆冒，心膽皆裂，不敢停留，忙將身劍合一。爲備萬一，又從身旁取出一件法寶，向空擲去，化爲一片朱霞，裹住那道藍光，四外爆起千萬點火花，夾着風雷之聲往前逃去。那金光中的怪手略一指點，又分化出了一隻，與前一般無二，隨後遠遠追趕。姬繁不知此乃幻化，愈發亡命而逃，直被追到祁連山前，方始隱斂。由此姬繁與楊瑾結下深仇，朝夕營謀奪寶報仇之策。不提。

原來楊瑾和淩雲鳳被困神砂之內，眼看危殆，幸而佛門四寶，神妙無比，寶光縮短到了近身數尺以外，便不再縮，光華反更強烈。神砂盡管浩如煙海，絲毫也近不了身。當時雖可無害，長此被困，終非了局。一心運用諸寶，無法分神向芬陀大師求救，想衝又衝不出去。相持了一陣，覺出姬繁無法再施毒手侵害，便對雲鳳道：「都是我一念輕敵，纔有此難。萬不料這廝法寶，竟有如此厲害。爲今之計，除卻用天龍禪法，冒着奇險，以心靈感召，向恩師求救，別無善法。但此護身幢光，爲諸般至寶和你我二人的飛劍連接而成，不可稍有破綻，須有人主持運用，方保無害。你道力雖淺，幸此四寶雖有無限威力，運用卻易。待我先傳你用寶之法，代我主持，讓我勻出身子，用坐禪之法求救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將諸寶用法挨次傳授。雲鳳自是手指心通，一學便會。因法華金輪最爲重要，先行傳授。雲鳳剛將此寶用法學完，楊瑾正要叫她試習一回，再傳其他，忽見光幢外金光一閃，立即往上飛走，向敵人相反方向飛去。二女方在驚疑，楊瑾忽聽芬陀大師的口音在身邊說道：「你二人不要發慌。我今日打坐，便爲此事，免得姬繁日後仗着此神砂，受了妖人蠱惑，恃以爲惡。本心將他消滅，恰好嵩山二老的朱雀環在此，今仗

此寶，與佛法並用，天藍神砂少時便可收去，免毀一件玄門異寶。你二人可至前面山崖上，收了法寶等候，俟朱環將砂收走，急速隨往龍象庵裏見我便了。」

楊瑾聞言大喜，連忙告訴雲鳳，一同收了法寶、飛劍，身已出了羅網，落向山崖之上。往回路一看，漫天藍火星如駭浪驚濤一般，急涌而來。後面隨着姬繁，正在遙遙指揮。眼看相隔鄰近，前頭的忽然隱滅，姬繁卻還不知。正笑他一味逞強，愚昧無知，朱環、金手同時現出。神砂滾滾飛來，入環即隱。知道師父用的是佛家須彌金剛手法。現在各正派中，精此法的不過三人，尤以芬陀大師爲最。即無朱環，也能粉碎神砂，復分化爲水。見姬繁不知厲害，苦苦相持，欲將此砂奪回，那是如何能夠。後來朱環帶了神砂向空飛起，後面仍有十丈長一條光尾。纔知神砂果然厲害，以朱環異寶，尚且未能收起，如非恩師輔以法力，真還收它不走，好生驚訝。不欲再看姬繁下落，忙和雲鳳破空飛起，朝那朱環追去。

二人劍光迅速，兩下里首尾相追，不消多時，便追到了倚天崖上。同往龍象庵中飛落一看，芬陀大師仍和初歸時一樣，神態安詳，坐在那裏，祇雙目已開，好似剛剛做完功課。見朱環帶了藍虹飛到，祇將手朝面前一指，地上突然涌起一大團彩焰金芒，立將朱環托住。那拖在外面的半段藍虹，似長虹歸洞一般，往下一躥，由朱虹中穿進，沒入彩焰金芒之中，耳聽轟轟隆隆之聲響了一陣。大師把手一揚，焰芒斂處，朱環復了原形，被大師持在手內。藍光火星，形聲全消。再看大師座前，卻添了一個黃金鉢盂，盂內盛着兩升許藍色寶珠，大僅如豆，顏色彩藍，光華隱隱，似在流動。楊瑾方悟師父適用化身神遊，本身並未離開；天藍神砂已被金鉢盂收來，忙率雲鳳向前拜倒。大師吩咐起立，笑道：「徒兒，我今日爲你雖結了一個冤家，卻替齊道友異日消卻許多隱患呢。」

楊瑾謝恩請問，大師道：「姬繁出身左道旁門，中途改習道家吐納之功，幸至地仙。自以當初積惡太多，難逃天戮，又恐轉劫不易，便不再上進，專心一意，苦煉這天藍神砂，以禦天魔之災，竟被煉成。彼時他如多積外功，好自修爲，本可永致長生，無如既貪且狠。因生平幾次劫難，全仗此寶脫免，天魔尚且能禦，何況其他。始而懶於爲善，以蓋前愆。繼而自恃得道年深，別人多半後輩，驕橫自恣。雖然不再立意爲惡，但是邪正不分，祇重情面，以善我者爲善，全不想到報應循環，豈能永逃天戮？即以這次所爲而論，以猿精這等去惡從善、向道虔修的畜類，本極難得，我們見了，縱不加恩接引，也萬不再傷害。他卻百計追逼，必欲置之死地。況且所得道書、法寶，出於前生師授，事有前定，不是無故竊奪而來。初遇時尚可推說猿精是個異類，恐其得了爲害；後來明知底細，依然未止貪慾，此豈修道人的行徑？尤其他近因得道以來，各正派中道友，以及自愛一

點的散仙，多不甚禮重他，心中懷忿。而各異派中妖邪，窺知他的心意，遇上時曲意交歡，於是逐漸交往，情好日厚。雖其新惡未著，久必爲患。你回庵之前，我已默運玄機，查知因果。今日收了他的天藍神砂，如喪性命，心不甘服，此去定要勾結妖兇，與我師徒爲仇。他的運數該終，天特假手我等，原無足慮。但你白陽山之行，又與妖鬼徐完相忤，強敵正多。雖恃有降魔四寶，可以抵禦，但此二惡均非常敵，詭祕飄忽，防不勝防。此後出外行道，務要多加小心，纔可無事。」

楊瑾拜領訓示，重又敘說聖陵取鼎與白陽山合戮三尸各節，並代嵩山二老致意。大師道：「此鳥神物，但是生具惡性，祇知爲主。在前古時殺人至多，雖在妖穴沉淪了數千年，仍難抵過。殺孽太重，即使仗我佛力化去惡骨，使其向善歸道，終難免遭劫，任是如何愛惜它，也無用處。峨眉盛會，羣仙畢集，能者甚多，以齊道友之法力，豈懼區區妖鬼？白、朱二位道友，不過拿作題目而已。此次將承他們助你成功，不得不勉爲其難，這一來又要誤我十日禪課了。」

楊瑾知道大師法力無邊，聞言不禁心中一動，立即乘機力代沙、咪二小求恩改造。大師笑道：「我早就算定你有此一求，加以他們的向道堅誠，本應爲之打算，無奈他們本身太已脆弱，改造甚難。況我佛門最忌偏私，他四人資質如一，不分甚麼高下，你因沙、咪二小潛入妖穴，盜寶有功，將我靈丹相賜，已足酬功，怎還要我力挽造化，違天行事，對他二人獨厚呢？」楊瑾跪稟道：「弟子明知他們備歷千劫，積衰非自今始。不過此輩已多迷途知返，尤以這四個爲最傑出庸流。沙沙、咪咪更有妖穴盜寶之功，智勇誠毅，至堪嘉尚。還望大發慈悲，以迴天法力，允將他二人改造還原，俾得虔心向道。異日如有成就，便使他們迴轉故山，度他們那些前古劫餘遺黎，豈非功德無量？至於健兒、玄兒，並非弟子敢有偏私。祇緣當初雲鳳收他四人時，適遇岷山白犀潭韓仙子神遊路過，喜愛他們，曾令雲鳳代向白髮龍女崔五姑索取一個。崔五姑默算前因，說健兒另有機緣；玄兒應俟雲鳳身劍合一後，親身送往白犀潭去，韓仙子尚有恩賜。雲鳳本已欲往，爲了除妖之事，耽延未去。弟子一則因他二人另有遇合，二則深知此事非同小可，不敢過勞恩師神思，所以沒有同時妄請。」大師略一尋思，笑道：「自來緣法前定，莫可強求。即以我們師徒而論，自你前生起，我便爲你惹了多少麻煩；今生二次引你入門，傳我衣鉢，又費卻不少心力，遲我成道之期，並且無求不允。這般厚遇，豈我初收你時始料所及？你既然心許了他們，我也不願你失信違心，索性成全了吧。祇是此事煞費手腳，也不容你偷懶。當我行法之時，須要在側守侍多日，還要扶持他二人成長，直到骨髓堅硬，服我新煉靈丹以後，行動自如，方能帶了同行呢。」

楊瑾聞言，好生感激涕零，又代二小謝了深恩，方始起身，躬立侍側。

大師又對雲鳳道：「聖陵二寶，尚待詳參；我以法力改造二小，也須時日，方能成功，你在此無事，可將健兒暫留庵中，拿我柬帖，帶了玄兒，徑往岷山白犀潭，去見韓道友。她深居潭底，又有神物把守，本難進入。你一到後山，穿入暗壁洞內，如有警兆，或遇腥風，速速高呼韓仙子，將我柬帖往濃霧之中擲去，自然放你過去。還有到了後山，無論遇何怪異，切莫傷它。須知此行於你雖有大益，韓道友尤極喜你踐言前往，但是其中尚伏有殺機，一不小心，便留異日隱患呢。」雲鳳敬謹拜命，又領四小前去參謁謝恩，並牽玄兒拜辭。

楊瑾率沙沙、咪咪、健兒三人送至庵外，楊瑾力囑雲鳳說：「乙休、韓仙子二人，乃散仙中數一數二的人數，不特道行高深，法術精微，性情尤爲古怪，雖不似姬繁那樣不分邪正，一意孤行，但也有些偏重情感。和他夫妻來往的，哪一派中人都有，祇不助惡長暴罷了。以前有時甚至下交異類。自從夫妻反目，各自被困遭難以後，二次出世，雖然好些，所交怪人還是不少。韓仙子更因當初脫險時得免大劫，是由兩個異類精靈之助，愈發優容此輩。她平時潭底潛伏，水洞修真，生人一概不見。有那不知深淺的人，因她守着許多靈藥，妄欲求取，冒昧前往，常爲守洞神物所傷。你此番前去，縱是出於她意，也須小心爲上。恩師賜我靈丹，庵中還有，另有恩師護法防身靈符一道，都給你帶在身旁，以備萬一吧。」雲鳳接過三粒靈丹和一道靈符謝了。四小因這一分離，相見無期，也在握別。健兒更因沙、咪、玄兒三人俱有仙緣，可冀正果，獨自己一人，尚無着落，心中悲苦，淚流滿面。雲鳳也甚替他難過，便勸慰他道：「你四人遇合雖然不同，將來成就，卻差不了多少，決無使你一人向隅之理，否則祖師也不許我帶你同回了。此時不過機緣未至，祇要向道堅誠，勵志修爲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焉知將來不在他三人之上呢，哭他作甚？」楊瑾此時也勸了幾句。健兒終是怏怏。雲鳳見他可憐，便將楊瑾所贈靈丹轉給了他一粒。楊瑾笑道：「此丹恩師生平祇煉過一次，妙用無窮，更能起死回生，輕身延年。我前生修道多年，尚未得到一粒。今生奉命下山積修外功，恩師也祇賜了我十幾粒，除七粒自服外，下餘救了六個有大善大德人的性命。在白陽山剩下兩粒，爲獎有功，給了沙、咪二小。還有四粒，乃我上次回山留備自用的。我見你師父面有晦紋，歸途難免有用，故以此丹相贈。她今轉賜一粒與你，仙福不小。」健兒聞言，驚道：「既是恩師有難，須仗此丹之力，弟子如何敢受？仍請恩師收回吧。」雲鳳已經給了他，又自恃此行乃師長之命，況還有大師柬帖，縱有險阻，也無妨害，執意不允。健兒卻甚擔心，再三堅辭，繼之以泣。楊瑾見他對師虔誠，喜讚道：「你懷寶不貪，甘誤仙緣，即此存心，已不患不邀仙眷。師長已賜之物，怎能收回？你自服了無妨。你師父雖有小災，

並無大害，有此靈符，本足補得此丹缺陷。爲防萬一，索性連我留這一粒也拿去吧。」雲鳳自不肯收。楊瑾道：「有備乃無患。我無此丹，用時尚可向恩師求取；你到危急之時，卻是無法。我看恩師適纔未提此事，必然還有解法。祇管將去，不用時，我再取回這粒如何？現時我又用它不着。崔五姑所賜之丹雖有靈效，以此相比，卻差遠了。」雲鳳、健兒這纔分別收了。

當下雲鳳帶了玄兒，辭別楊瑾，徑駕遁光，直往岷山白犀潭飛去。劍光迅速，不消多時，即行到達。雲鳳爲表虔誠，到了岷山前山，便將劍光落下，照着楊瑾所說途徑，帶了玄兒往後山走去。起初還有途徑，走了一截，祇見危峰刺天，削壁千尋，上蔽青天，下臨無地，到處都是蠶叢鳥道，連個樵徑都沒有。休說是人，幾乎連猿鳥都難飛渡，真個形勢奇祕，險峨已極。還算雲鳳本身內外功都臻上乘，劍術飛行俱有門徑，隨便行走；不比上次司徒平奉神駝乙休之命，白犀潭投簡，須要一步一拜上去。遇有阻礙，盡可攀撥縱躍而過，難不了她。當天下午，她由亂山叢裏，走入一個山峽之中。那峽口外觀尚闊，漸進漸狹，兩邊危崖高有千丈，時有云霧，循崖出沒遊動。崖壁上生着極厚的苔蘚，一片濃綠直展上去，擡頭望不到頂。奇花間生，多不知名。看去其滑如油，莫可攀附。崇崖高處，祇正午能見一線日光，本就黑暗，何況又在將近黃昏之際，由峽石峰頂上蜿蜒轉折而來。

初進時路寬約有兩丈，還不甚覺得太險。走了一陣，再看前路，祇是一條寬不過尺的天然石棧，歪歪斜斜，纏附在離地數百丈的崖腰之上。下面是一條無底深澗，水勢絕洪，澗中復多怪石，奔泉激撞，濺起來的浪花水氣，化爲一片白茫茫的煙霧籠罩澗面，似擁絮蒸雲一般，往峽口外捲起。但聞洪波浩浩，濤鳴浪吼，密如急雨打窗，萬珠擊玉，潺潺嘩嘩，聲低而繁，卻看不到水的真形。這麼僻險詭異的山峽，前望是暗沉沉的，彷彿有一團愁雲慘霧隔住，看不到底。再加上驚湍怒嘯，泉聲嗚咽，空谷迴音，似聞鬼語，越顯得景物幽祕，陰森怖人。雲鳳暗忖：「韓仙子得道多年，天下名山勝域盡多，怎麼隱居在這種幽鬱詭祕，使人無歡的所在呢？幸虧我現在學會劍術，又係奉命而來，否則真不敢深入呢。」正行之間，那石峰忽然斜溜向外，窄的地方不容並足，須要提氣運力而行，力量稍不平勻，便要滑墜澗底；又帶着一個玄兒，走得甚是費力。天光卻黑了下來，恐當晚難以趕到，又不敢徑駕劍光。祇得通白了幾句，手夾玄兒，運用玄功，施展初學劍時陸地飛行之法，加速前進。

行約個把時辰，前面濃霧消處，忽有月光斜照，藤蔭匝地，枝葉縱橫，碧空雲淨，夜色幽絕。雲鳳知一轉崖角，穿洞而出，便達潭邊。仙宅密邇，沿途毫無阻難，心中甚喜。

忙囑玄兒小心謹慎，不可妄言妄動。整了整衣服，恭恭敬敬方欲前行，忽聽遠處一陣鸞鳳和鳴的異聲，接着便是一片輕雲當頭飛過，立時雲霧大作，腥風四起。雲鳳那樣目力，竟伸手不辨五指。玄兒剛喊了一聲：「好腥臭！」便見遠遠雲氣迴旋中，現出一對海碗大的金光，中間各含着一粒酒杯大小，比火還亮的紅心，赤芒遠射，一閃一閃，正從對面緩緩移來。玄兒當是來了怪物，一伸手取出歸元箭，便要發出。幸虧雲鳳持重，記準來時芬陀大師所說見怪無傷之言，忙喝：「玄兒不許妄動！」躬身向前說道：「小女子淩雲鳳，奉芬陀大師與家師崔五姑之命，來白犀潭拜謁韓仙子，以踐昔日之約，望乞仙靈假道爲幸。」一言甫畢，前面金紅光華倏地隱去，腥風頓息。陰雲濃霧，由密而稀，跟着消逝，月光重又透射下來。但始終也沒看見那怪物的形象。再往前走，便踏上一條丈許寬的岡脊，石地已與石崖相脫，兩邊都是深壑，泉瀑之聲愈發奔騰洶湧，宛如雷喧。

那怪物現處，有一條極寬的溼痕，蜿蜒岡脊之上，料是龍蛇一類。雲鳳近來屢經大敵，連遭幾次奇險，並沒放在心上。又行約刻許，由崖左轉，地勢漸低。兩面危崖的頂，忽然越過兩旁澗壑，往中央湊合攏來，天光全被遮住，依稀略辨路徑，暗影中似見壁上洞穴甚多，也未在意。行約半里，纔覺出身已入洞。再走里許，便到盡頭，危石如林，渾疑無路。又從石筍林中轉折了幾處，纔尋到那出口的洞穴，磊砢凹凸，石形絕醜，其大僅可通人。雲鳳快要穿入，纔想起洞外怪物作梗，略微通誠，便無異狀，一心覓路，竟忘了高呼韓仙子。玄兒淘氣，非但沒有害怕，反倒偷覷雲鳳不注意，朝着鬼怪去扮鬼臉。那些鬼怪想是被他逗急了，愈加搖頭吐舌，伸爪跳足，作勢欲撲。一會兒工夫，全壁間大大小小的奇禽怪獸、鬼物夜叉、龍蛇獅象之屬，全都飛動，一齊暴怒，作勢向穴口撲來。立時異聲大作，陰風四起，危壑搖搖，四壁似要坍塌之狀，端的聲勢驚人。玄兒先也疑心闖禍，有些膽寒。再一定睛注視，鬼怪騰躍雖烈，仍是不能離壁飛來，又復寬心大放，還想再逗下去。雲鳳本在伏地默祝，靜候潭開，進謁仙人，聞聲有異，已經覺察。擡頭一看四壁鬼怪，一齊都活，不禁大喫一驚，祇得加意留神戒備，以防不測。暗想：「自己一心虔敬，並無開罪之處，又是奉命應約而來，何以仙人閉關不納，反使鬼怪現形，大有驅逐之勢？」越想越不甘服，正要借着請罪，質問仙人。忽聽萬嘯同喧中，潭底悠然一聲清磬，立時羣囂頓息，壁間一切鬼物也都恢復原狀。祇剩那清磬一擊，空壑留聲，餘音泠泠，半晌不歇；危巖四處，地絕人境，澄泓不波，圓影沉壁，真個幽靜已極。

雲鳳還不知玄兒惹事，料知仙人召見在即，忙回顧玄兒，以目示意，囑令謹慎相俟。玄兒聞得磬聲，見狀知旨，也不敢再淘氣了。果然磬聲響罷，沒有半盞茶時，先是潭底澄波，無風生浪，似開鍋的水一般，滾滾翻花，由中心涌起，分向外圈捲去。中間的水卻

成了一個漩渦，急轉了百十轉，突然由小而大，一個畝許方圓的大水泡冒過，倏地一落百丈，現出一個同樣大小的水洞。四外的水，也都靜止如初。當中晶壁井立，直達潭底，光華隱隱。雲鳳料知仙潭已開，連忙夾了玄兒，朝晶井中飛落。由上到下，約有三百多丈深，四壁的水，全被禁住，分而不合，流光晶瑩，如入琉璃世界。快要到底，晶井忽然轉折，又是一條高大的水衖現出。用腳一試，竟如踏在玻璃水晶上面，平滑異常。當即停了飛行，放下玄兒，一同往衖中走進。前行不幾步，適見光華越顯強盛，流輝幻彩，映水如虹，射眼生纈，奇麗無儔。朝那發光之處一看，乃是一根大約數抱的水晶柱子，上面有「地仙宮闕」四個古篆，高可九丈，下半滿是朱文符籙，彩光四射，便自此出。往後方是石壁，壁上有一高大洞門，相隔那柱約有三十多丈。這條水衖約有三四丈方圓，由柱前十來丈遠處直達洞壁。這一大片的水壁，卻加高加寬了好幾倍，腳也踏到了真的石地。看那情勢，那根晶柱乃是闢水之寶，便無人來，柱前後這一片也是常年無水。

師徒二人且行且看，不覺到了洞門之外。見無人出來，不敢貿然深入，祇得朝着洞門跪下。方要通語祝告，忽聽洞內有人喚道：「雲鳳遠來不易，無須多禮。適你來時，我正入定未完，如非小兒淘氣，還須累你久候。徒兒們俱都謫遣在外。我現在第三層內洞中參修打坐，你二人可至二層洞中，再候兩三個時辰。內中有我當年不少物事，你如心愛，不妨挑兩件帶回去。還有好些忘形之交送來不少果子，也可盡量隨意喫些。等我事完，即出相見。」說完無聲。雲鳳聞言大喜，當下叩謝起立，率了玄兒坦然走進。先到前洞，見洞甚高大，壁如晶玉，到處光明如晝。陳設卻少，祇當中有一座大鐵鼎，旁設丹爐杵臼之類。鼎後有一玉墩，一石榻，還有幾個就原生珊瑚製成的椅子。此外更無別物。行進數十丈，便到前洞盡頭。一片大鐘乳似玉絡珠纓，水晶簾帳一般，由洞頂直垂到地，將洞隔斷，更無空隙。兩旁卻各開一個門戶。由左門入內一看，乃是一個鐘乳結成的甬通，彎彎曲曲，長約里許。當頂滿是冰凌晶柱，筆直下垂，離地約三丈。兩壁寬僅兩丈。彷彿成千成萬的寶玉明晶砌成一般，看去光滑溫潤，個個透明，千光萬色，形成一圈圈不同的彩虹，看不到底。人行其內，如入珠宮貝闕，瑰麗無儔。出口處是一半月形的穹門，過去便是第二層洞室，奇輝閃耀，越發光明。回顧來路右壁，也有一同樣的穹門，與外相通。細查形勢，這座地仙宮閉，當初未開闢以前，祇到前洞盡頭處晶壁爲止。中間裏許，盡是石鐘乳將前後洞隔斷，不能再進。嗣經洞中仙人用法力在鐘乳林中開出兩條甬道，纔得裏外通連。

再看二洞情景，比起外洞，又不相同。中間洞作圓形，廣約五畝，沒有外洞高大，可是洞壁上共有七個門戶，內望有深有淺，洞室必不在少。除來路二門外，全是石質，再見不到一根石鐘乳。全洞形如覆碗，洞頂也是圓的。通體石壁石地作灰白色，光潔瑩澤，

全沒一絲斑痕，直和美玉相似，生平從未見過這種好的石間。內中陳設也多。正對着當中洞門，放着一個石榻。榻前散列着許多石几、石凳、石屏、石案，丹竈、藥爐、琴、書、劍器，陳設繁多。榻後有一丈許高的石臺，臺上也有一個小石榻。環洞壁石地上，種着許多奇花異卉。有的形如海藻，朱實累累；有的葉如大扇，上綴細花；有的碧莖朱幹，花開如斗；有的無花無葉，祇有虯幹屈伸，盤出地面；有的形似珊瑚，明豔晶瑩，繁絲如髮，無風自拂。俱是千奇百怪，目所未睹。洞居地底，本不透光，可是一路行來，無一處不是明如白晝。這二洞以內尤其寶光四射，耀眼欲花。

雲鳳師徒初入寶山，目迷五色，驚喜交集，出乎意想。先匆匆看了個大概，然後同往右壁丹爐側面寶物放光之處跑去。到了一看，一個三丈多長的大石案上，放着幾堆道書和不少物事，自道家應備之物，以及尋常使用之物，如金針、剪刀、尺子等都有，共有數十件之多，俱都位列井然，整整齊齊放在那裏，十有九映射出珠光寶氣。雲鳳因韓仙子命她挑兩件，沒提到書，不敢妄動。明知都是寶物，無奈不知用法深淺，想不出挑哪件好。先想揀那光華較盛的挑，一查看那些東西，又都尋常，看不出有何大用，又不敢貪心多取。躊躇了一會兒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暗忖：「恩師當初曾說此行得益甚多，不比尋常。這石案上的東西，凡有光華的都放在下首。那些暗無光澤的，反和這道書一起陳列，而且件數不多，形式又復奇古，若無大用，何須如此重視？至於用法，仙人既肯相賜，當必不惜傳授，莫要被她瞞過，錯了機會。」想到這裏，再仔細一看上首陳列的那些無光之物，乃是一根滿鐫古篆文的鐵尺，一支玉笛，兩把數寸長的錢刀，三枚黑玉連環，兩個古戈頭；還有一面細如蛛絲網子，疊在一起，大隻數寸，厚約寸許，分不清層數。稍微揭起了百十層，還沒顯出一點薄，估量展開來，至少也比一面蚊帳還大。恐弄亂了不好疊，依舊原樣輕輕放好。雲鳳哪知這是一件至寶，嫌它絲太細弱，就此忽略過去。餘下還有一面顏色黝黑，形如令牌的東西，非金非石，不知何物所製。雖與別物一樣，乍看不放光華，微一注視，不特奇光內蘊，而且越看越深。陽面所繪風雲水火，隱隱竟有流動之勢。背面符籙甚多，非鐫非繪，深透牌裏。知是異寶，首先中意，取過一旁。還剩一件，正不知如何取捨。玄兒忽道：「師父，你看那兩把古戈頭樣子真好，師父帶回去，給沙沙、咪咪兩個師兄一人一把多好。」雲鳳被他觸機，便依言取下。

寶物到手，先朝法臺跪倒，謝了恩賜。再和玄兒去尋那些異果。祇見法臺旁一架石屏風後面，也是一個大石案，共有七大五小十二個古陶盤，有一半空着。中有五個，盛着長短大小各種不同的異果。除有十多個絳紅色的碗大桃子，和顏色碧綠、粗逾碗口的兩截大藕外，餘下休說喫過，連名都沒聽說，共有二十來種，每種最多的也不過十五個，最少還有兩個的。雲鳳不敢任性，祇挑那數目多的，每樣喫了一個。又酌取了兩樣與玄兒。

共喫了七八樣，甘腴涼滑，芳騰齒頰，各有各的好處，頓覺心清體快，神智瑩然，喜歡得說不出來。因見果子中有十來個形似丹橘，大隻徑寸，裏面卻不分瓣，肉色金黃。連皮嚼喫，有玫瑰香，芳甜如蜜，最爲味美。想連那大桃子帶回去孝敬芬陀大師和楊瑾，每樣取了兩個，藏在法寶囊內。那藕看去佳絕，其他還有十來種，都祇是兩三個，爲數太少，雲鳳全沒有動。在洞內喫罷跪謝。然後在壁角擇了一個石凳坐下，重又低聲囑咐玄兒，此後一心向道，奮志虔修，不可絲毫懈怠。玄兒自是連聲應諾。想起師恩深厚，少時見罷仙人，便要分別，甚是依戀，不覺淚下。雲鳳也覺悽然不捨，又慰勉了玄兒幾句。

待沒多會兒，便聽近側不遠有人呼喚。雲鳳循聲尋視，韓仙子不知何時到來，已在當中法臺石榻之上坐定，身着玄色道裝，已不似前見時通體煙籠霧約之狀。忙率玄兒，慌不迭地趕將過去，恭恭敬敬拜倒法臺之下。韓仙子微笑道：「我因當年一時意氣，從不許外人走進我這白犀潭的地仙宮闕以內。有那無知之徒，冒昧前來擾我的，多爲守洞神鼉所阻，無不掃興而返。我道號半清。這座地仙宮闕，深藏潭底水眼山根之內，爲漢時地仙六浮上人故居。後來上人轉劫飛昇，更無一人到此，久爲水怪夜叉等類盤踞。是我遭難前一月，無心中收伏了現守此洞的神鼉。它本是水中精靈，所有洞中鬼怪，多半相識。經它引路到此，將水怪夜叉之類全用法力禁制在潭面圓崖之上。讀了六浮上人遺偈，尋出留藏的道書、寶物，方知底細。當時尚嫌它地大幽僻，不見天光，本意闢作別業，並無長住之心。誰知不久遇難，外子不過暫時受困，我卻幾乎形神皆滅。劫後思量，祇有這裏最宜潛修，纔棄了故居，隱居在此。遇難之時，多虧幾個曾受我活命之恩的通靈異類冒死相助，將我原身搶盜脫險，所以它們獨能得我允許，隨時進見；有時我併爲之指點迷途，解脫危難。它們倒也着實有良心，知我自來喜花，每尋得一兩種奇花異草，靈藥仙果，無論有多險阻遙遠，必要給我送來。因我姓韓，都稱我韓仙子。守洞靈鼉，忠於職守，不得我命，祇要有人一進洞前峽谷，踏上了黑龍背石樑，必定出去攔阻。它已得道千年，煉就一粒內丹，頷下神爪握着我的法寶，來的無論是人是獸，遇見它休想再進一步。它們來時，必要高呼韓仙子，朝我打一招呼，再行走進，年歲一久，幾乎變成了入潭暗號。尤其近數十年來，神鼉勤於修煉，把這事當做慣例，一聽喊韓仙子，便當是得了我的許可，不再中途阻攔。後來漸爲外人探悉，覬覦洞中寶物，知我每隔一月，必有一次神遊，一出去少則三五日，多則半月以上，意欲瞞過神鼉，來此盜取。不料潭水千尺，宮門緊閉，禁制重重，不深入不過遇阻而返，一落潭內，縱不致死，也須受傷而去。神鼉見出事以後，誤了把守，向我請罪。我道：『這些人既貪且愚，勿須變我洞中習慣，仍舊照常，祇要到了地頭打招呼，便不必再爲阻攔。外人到此，水路不開，他也進不來了，樂得叫他見識見識我的法力。況且凡是正教中的高明之士，決不肯行此鼠

竊狗偷之事；所來的不是旁門下流，便是一些無出息的散人，計較他作甚？』果然來的人連受了幾次挫折，無人再敢問津。

「不料外子乙休竟因此乘機命一峨眉新進來此投簡。我當時看在三仙道友面上，僅發動全壁鬼物將他驚走，沒有和他過分爲難。但知外子異日有一事須我相助，必不容我在此清修。由此吩咐神鼉加意戒備，不許一個生人擅至洞門。此次如非我事前囑咐，你便入谷高呼，也進不來呢。前者神遊，遇着你收了幾個小人，雖然根基稟賦都薄，但是小得甚妙，他們俱是前古劫遺，比常人轉劫容易。我當年心忿外子自己惹下災劫，患難臨頭，反急於自顧。固然他推詳先天易理，特意借此來躲過三劫，知我必能轉禍爲福。但終怪他事前既不明言相告，事發又棄我而去，太覺薄情。雖決意不再與他相見，無奈異日之事，如爲對頭所挫，未免太使他難堪。日久氣平，表面尚未允相助，心終不忍恝置。以前我說的話太絕，不便親去，祇有事前覓一替人。但我雖有門徒，現時謫遣在外，俱都難勝此任。恰好這小人正合我用，尤其是你帶來這個更中我意。法力既能使他變爲成人，更可使他大小隨心。即或萬一不幸，爲妖屍所傷，我也能使他立即轉劫重生，仍舊度到我的門下。那對頭靈敏萬分，除我親身前往，若命人代，最好小得和嬰孩一樣，纔能暗中偷入他的巢穴，破他邪陣。尋常嬰孩，無論具有多厚仙根，骨髓未堅，體魄未固，也無用處，哪有這樣的天生小人適宜。看他聰敏矯捷，遠勝常人，異日之行，勝任無疑了。我雖教你轉致令師崔五姑，並未向我回話說定，當時料知必允。許久不見你來，離那用時還遠。但他道行毫無，早日從容準備，畢竟強些。昨日偶然想起此事，曾欲飛書相詢。正當我煉形成功未幾天，每日修煉正勤，須到今日今時，纔得稍閒。打算過兩日，先用千里傳真，查看你的住居動靜，再行飛書往詢。適間神鼉歸報，說你已率小人到來。我正打坐之際，本擬屈你暫候，事畢再開水路相見。偏生玄兒淘氣，看出壁間鬼怪在真似之間，竟乘你虔心拜祝時，向它們引逗。這些水怪夜叉，無一善良，經我多年恩威並用，勉強馴服，還有不少尚在訓練。有幾個極厲害的，以前曾被我用寶物鎮壓後洞。壁間禁法原禁它們不住，近因它們終年被困後洞，不似洞壁諸怪還能每月朔望一食潭底魚蝦，受苦不過，日夜苦求，甘願在洞壁上與同類一體守法受禁，誓不他去爲惡，我纔一時動了惻隱，便許了它們。如此兇暴猛惡的怪物，怎能甘受一個小人的侮弄，立即野性暴發。那幾個見我久久不開水路，又當你兩個和昔日盜寶的人一類。這些來人，我原不禁它們小有傷害。所以一見你們到來，立即脫禁飛起，意欲公報私仇，得而甘心；不知你竟是事前得了允許，應約而來。我在後洞知道事急，再不接引，難免受傷，你還要保護玄兒，如何應付得許多？我又起身不得，祇得命神鼉擊了一下清寧磐。這些鬼怪纔知惹了不是，恐受責罰，又要鎮壓在後洞，齊都逃出潭去，潛伏在你來路黑龍背石樑下深壑之內，不敢就回。那裏正當你的歸路，勢必遷怒，與你爲難，或求你轉來代它們說情。雖無大礙，

你少時經過，還是留心些好。」

雲鳳聞言，方知適纔鬼怪鳴嘯，乃是玄兒惹的亂子，不禁看了玄兒一眼。玄兒因雲鳳說他出身細微，韓仙子輩分甚高，不敢請求拜師，謁見時祇可伏地叩頭，敬俟仙命，心中本在懸懸不定。這一聽事已敗露，愈發敬畏，伏在地上，將頭連叩，不敢仰視了。韓仙子見他又害怕又希冀的神情，微笑了笑，吩咐一同起立，說道：「你一個侏儒小人，雖然淘氣，卻有如此膽力，倒也難得。我素不論來歷，但我門中家規素嚴，修爲尤關緊要，犯了規條，固然誅責無赦，便是怠忽不用功的，也必加重責，絕不寬容。所以事前極爲慎重，以免異日爲我門之羞。收你與否，須看你此後修爲如何，不在你出身高低上。不過我既有用你之處，將來列我門牆，也必會給你一番造就。現時權且充我洞中服役童子，等四十九日後，你已成了大人，得了我的傳授，那時我再查看你的行爲心意如何，纔能定準他日的去留呢。」玄兒聞韓仙子大有收他爲徒之意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立即跪倒，拜謝鴻恩，勉力前修，誓死不渝。韓仙子笑道：「你能如此，自然是好。隨我學道，卻非容易呢。」玄兒又向雲鳳拜謝了師恩及引進之德。